

以新视角看异域风景 ——读徐则臣《域外故事集》

继《北上》之后,茅奖作家徐则臣的创作有意识地兵分两路,一路专注于短篇小说,以“域外故事”系列和“鹤顶侦探故事”系列为代表;一路专注于长篇小说。目前后者正在酝酿中,而前者已陆续开花结果,瓜熟蒂落。《域外故事集》(译林出版社)收录的便是他15年来相继发表的以海外为故事背景的10个短篇小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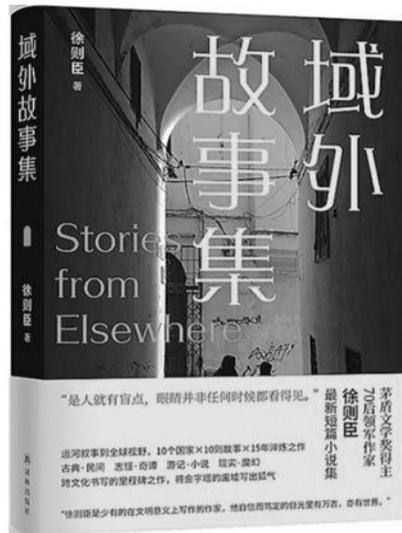
从形式上看,《域外故事集》延续了作者前作《北京西郊故事集》《花街九故事》的结构方式,每个故事既自成一体,又彼此牵连,构成以“域外”为原点的发散式结构,呈现出丰富的多重面向;从内容上说,《域外故事集》实现了从“域内”到“域外”、从“中国”到“世界”的跨越,用作者的话说,就是在“原有的写作疆土上”“开辟了新的海岸线”。这不仅是一次地理空间的延伸与拓展,也不只是“多了一个观察和思考世界的角度”,更是作家对写作与世界关系的调整,即由“异域视角看中国”变为“中国视角看异域”,呈现出主动介入异域的中国式观看与差异性勘探。

如果说1909年“会稽周氏兄弟”翻译编纂的《域外小说集》旨在“转移性情,改造社会”的话,那么,百年后徐则臣的“域外故事”则是在新的历史语境中以中国式眼光、心理、思维和想象来观看世界,这种观看采取了相对客观冷静的视角,反映出一种写作中的文化自信。在“我”眼中,美国、德国、智利、墨西哥、印度、哥伦比亚、白俄罗斯、乌拉圭等异国首先以风景而存在。从苏格兰跨洋而来原样重建的古斯特城堡,地势起伏、道路曲折的瓦尔帕莱索,热带雨林中的玛雅金字塔,适宜听风吹草木和各种鸟鸣的中央公园,冰封千里的斯维斯拉奇河,如此等等,成为或神秘或壮美或静穆或凶险的地理风景。小说中,这些亦真亦幻的风景,主

要功能是为故事提供背景、为人物行动和命运营造场所。

“东海西海,心理攸同;南学北学,道术未裂”,作者在看风景的同时更是在看人类共通的人性,比如《中央公园的斯宾诺莎》中,苏珊对负心男人的情感,小冯对老冯、苏珊的态度转变,都植根于人性之中。有意思的是,小说中外来者的观看似乎总有种雾里看花水中望月的迷离恍惚之感,异域他者仿佛戴着“玛雅人面具”,“我”靠想象建立起他者与自我的某种关联性,而这种想象与建立既可能是一种因果的确证,也可能是一种神秘的暗示,比如“侧脸的紫金洞”与失踪的高老板之间若有似无的联系,无疑使小说充满了魅力。

在全球化时代,差异性是现代审美的追求。徐则臣笔下,域外与域内的差异主要表现为语言差异、身份差异和文化差异。一旦进入异域,语言差异首先被放大和凸显,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流成为首要难题。作者在小说中多次写到“我”与他者语言交流的困难,比如与美国房东边说边写关键词的交流等。语言的差异意味着身份的差异和文化的差异。在10个短篇小说中,作者花费了大量笔墨来描摹这些在域外生存的中国人,比如兼职导游小周、智利大学的老宋、被称为“中央公园的斯宾诺莎”的冯教授、波哥大蔬菜大户杜仲、斯维斯拉奇河边的冰钓老人、乌拉圭矿山翻译齐桑和东海水晶商人高老板等,通过这些人物群像展现出外国人在异国他乡的成功与挫折,也流露出他们内心深处的故土情结。同样有意味的是,《去波恩》中那个从小生活在北京四合院的瑞士人安雅,因喜欢北京而想回到北京生活。对安雅来说,语言、身份和文化等差异似乎都是伪命题,她在乎的不是这些差异,而是“吾心安处是吾乡”,是那个



“真正像家的地方”,这既是对主体性的肯定,也是对差异性的超越。

中国式观看和差异性勘探提醒我们:到世界去,既要向外探求,更要向内追问,在不同国家、民族、种族的人与人之间,如何真正地沟通交流、感同身受?

《域外故事集》的所见与所思、叙事与抒情,无疑是一次带着真实经验、真切感受和真挚体悟的文化之旅。作者徐则臣曾多次在海外做“中国文学的世界之路”相关主题的演讲,这也是他多年来一直思考的问题。无论是对于徐则臣本人的文学创作,还是对于正在走向世界的中国文学,我很愿意把这本书理解为以新视角书写异域风景的有益尝试。

来源:人民日报海外版

献给认真生活的“玩笑中人”



时至2025年,距刘震云获得茅盾文学奖已14年,距上一部长篇小说《一日三秋》的出版也已4年。近日,读者终于等来:刘震云全新长篇《咸的玩笑》上市。

新书消息一出,瞬间点燃了读者与文学界的期待,在各社交平台与读书社群中引发热议,相关话题阅读量攀升,“刘震云新作”“四年等一书”成为关键词。

刘震云自20世纪80年代步入文坛,以犀利

的笔触、深刻的观察和朴实的叙事风格备受瞩目。特定时代下小人物的生活状态在早期作品《塔铺》《新兵连》中活灵活现;长篇小说《一句顶一万句》将“中国式的孤独与默契”娓娓道来。

新作《咸的玩笑》在刘震云“写众生”的创作底色之上进一步拓展,将创作视角拉到当下,贴身观察普通人生活中的“难”与“暖”。小说用幽默的叙述照见普通人的日常,主人公杜太白辗转教师、红白事主持人、小贩多份职业,在生活现实与命运起伏中摸爬滚打。

“世上的事情,是油然而生的吗?不,世上的事情是突然发生的。”这是《咸的玩笑》中杜太白的内心独白。人到中年,三次看似偶然的风波,却以某种“必然”的方式接连登场,扭转了他的人生轨迹。从中学老师到红白事主持人,再到街头小贩,生活的这几个玩笑,使杜太白从一个人变成另外一个人,又变成第三个人。

刘震云借“杜太白”这一幽默形象,承载了千万人未被言说的困顿,生活的本质就是变化,变化就带来了起伏。正因为这种复杂性,世界不断向前滚动。“面对生活的玩笑,我们应当给时间一点时间,因为时间相信的,唯有变化本身。”

写出普通人身上的异彩

《咸的玩笑》上市前,看过试读本的读者感叹,作品写出了普通人身上的异彩。生活中有些人活出了光彩,还有些人活出了异彩,活出异彩的人是了不起的。异彩不只在成功者身上,《咸的玩笑》让我们看到形形色色、活出异彩的人生。

裁缝老殷疑惑为何秦始皇能活成那样,还能

有上万兵马俑陪葬,为了搞懂这件事,他要去西安看兵马俑;开冥想馆的申时行,觉得自己是古希腊犬儒学派哲学家第欧根尼……

这些人都生长在小县城,他们那些自己都浑然不觉、更不为外人知的异彩,被厚重的生活所掩埋,但《咸的玩笑》把这些异彩挖掘、还原,让大家看见。

街上走的每个人都辛苦了

杜太白在生活的转角被淹没,他想说“这真是一场天大的误会”,但微弱的辩白无人理会,人人只顾加入声讨热潮,给杜太白的生活系上了“死扣”。千万人围看的热闹里,那个无人倾听、无人诉说的杜太白成了故事的中心点,但也成了最孤单的局外人。

命运给杜太白开的三场“玩笑”,浸满了无奈的咸涩。小说的最后,杜太白的眼泪流到了嘴里,他咂摸出,泪是咸的。世上有许多玩笑,注定要流着泪开完。

刘震云正是用这滴咸的泪水,总结了幽默命运之下,个体心灵真实的咸湿度,也呼吁人要给他人留有“活扣”。当你身处困境时,有人给你系的是“死扣”,有人系的却是“活扣”。

《咸的玩笑》既写生活,也写生活的道理;既写虚构的人物,也看见世上的每个人。为此,刘震云在小说最后写下:世界各地,不同的街道上,街上走着的每个人,内心都有伤痕,大家都辛苦了。他将《咸的玩笑》献给每一位在命运“玩笑”中认真生活的人。

来源:北京日报